

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

曹慧^{1,2}, 关梅林^{1,2}, 张建新¹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摘要】 目的: 考察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 以及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对其是否为暴力犯的预测作用。方法: 以 AQ 攻击性问卷、情绪调节问卷和情绪表达问卷对 191 名北京市某中学的高一学生和某几个看守所的 174 名未成年暴力犯进行测查。结果: 青少年暴力犯比普通中学生更少使用认知重评 ($B=0.59, P<0.001$)、更少使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 ($B=-0.50, P<0.01$), 更少的积极情绪表达 ($B=0.71, P<0.001$); 性别和是否暴力犯在认知重评 ($F_{(1,341)}=6.07, P=0.009$) 和压抑 ($F_{(1,341)}=8.21, P=0.004$) 的使用程度上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在消极情绪表达上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_{(1,341)}=3.33, P=0.07$)。结论: 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发生密切相关。

【关键词】 青少年暴力犯; 情绪调节; 情绪表达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7)05-0539-04

Emotion Regulation Style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CAO Hui, GUAN Mei-lin, ZHANG Jian-xi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motion regulation style and emotion expression style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Methods: 191 students in a middle school in Beijing and 174 juvenile delinquents were assessed with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and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Results: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and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both had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from 0.66 to 0.82). Compared with students, juvenile delinquents tended to use more reappraisal ($B=0.59, P<0.001$), less suppression ($B=-0.50, P<0.01$), less positive expression ($B=0.71, P<0.001$). The interaction of reappraisal ($F_{(1,341)}=6.07, P=0.009$) and suppression ($F_{(1,341)}=8.21, P=0.004$) was significant, regardless of what gender and whether or not be delinquents and was edge significant on negative emotion expression ($F_{(1,341)}=3.33, P=0.07$). Conclu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style and emotion expression styl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and the juvenile's crime.

【Key words】 Juvenile Delinquents; Emotion regulation; Emotion Expression

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1]。根据 Anderson 和 Bushman 的定义, 暴力行为是攻击行为的最极端的形式^[2-3]。情绪调节是影响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4], 它是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机制, 使情绪在生理活动、主观体验、表情行为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5]。有元分析表明: 在儿童中, 那些情绪调节能力较差者比那些情绪调节能力更强的儿童更有可能发生攻击行为^[6]。

Gross 提出^[7], 情绪调节的主要类型为: 认知重评和压抑, 但后来的研究中^[8]还纳入了他在 1997 年提出的情绪表达^[9]的概念, 成为第三种情绪调节方式。认知重评是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 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理解使人产生挫折、生气等消极情绪的时间, 或进行合理化思维; 压抑是抑制将要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情绪表达分为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一般认为, 认知重评是较为积极的调节方式, 而压抑相对消极, 情绪表达的作用未明。

通讯作者: 张建新

由于国内还没有测量基于 Gross 理论的情绪调节和情绪表达问卷, 因此本研究将首先修订 Gross 编制的情绪调节量表和情绪表达量表, 考察这两个量表在中国应用的信度、效度。并在控制被试攻击性变量的基础上, 探讨青少年暴力犯和普通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差异。

1 方 法

1.1 被试

普通中学生来自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 191 人, 有效样本 180 人。其中女生 105 人, 男生 75 人; 年龄 14-18 岁, 平均 16.5 ± 0.8 岁。青少年暴力犯来自北京城区某几个看守所, 犯罪类型为: 强奸、抢劫、杀人伤害。共 174 人, 有效样本 166 人。其中女生 30 人, 男生 136 人; 年龄 14-18 岁, 平均 16.7 ± 0.7 岁。

1.2 工具

Berkeley 积极和消极表达量表(BEQ)^[9]: 该量表有三个维度, 分别是积极表达、消极表达和冲动强

度,本研究只取了积极表达维度、消极表达维度。

情绪调节问卷(ERQ)^[7]:分为再评价和压抑两个维度。

AQ 攻击性问卷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10]: Buss 等人在 1992 年编制,张东宁等人修订,。包括躯体攻击、语言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因子。

1.3 研究程序

分别在教室和看守所集体施测。采用 lirscl8.50 进行项目分析和结构效度验证,采用 SPSS10.0 进行系数分析,复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对两个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2.1.1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包括对项目区分度和项目信度的分析。区分度即项目与对应维度的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然后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结构效度的验证,项目信度即为各个项目在对应维度上的负荷大小^[11]。表 1 结果表明,情绪表达问卷中第 5 题的信度和区分度都较差,因此在之后的问卷中将删除该题目。表 2 显示情绪调节问卷的所有项目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区分度。

表 1 情绪表达问卷(BEQ)各题的信度、区分度

	积极情绪表达				消极情绪表达					
	1	2	3	4	5	6	7	8	9	10
负 荷	0.76	0.75	0.55	0.87	0.05	0.49	0.56	0.73	0.54	0.88
区分度	0.71	0.71	0.66	0.66	0.32	0.55	0.53	0.70	0.52	0.73

表 2 情绪调节问卷(ERQ)各题的信度、区分度

	重 新 评 估					压 抑				
	1	2	3	4	5	6	7	8	9	10
负 荷	0.80	0.85	0.79	0.62	0.61	0.38	0.47	0.55	0.95	0.66
区分度	0.76	0.78	0.78	0.74	0.74	0.53	0.67	0.76	0.78	0.70

表 3 情绪表达问卷(BEQ)和情绪调节问卷(ERQ)的测量模型拟合指标(n=346)

问卷	X ²	df	P	RMSEA	NFI	NNFI	CFI	GFI	AGFI
原 BEQ	63.49	33	0.0011	0.071	0.94	0.96	0.97	0.93	0.89
修订后 BEQ	42.74	24	0.0107	0.066	0.96	0.97	0.98	0.95	0.91
ERQ	70.06	32	0.0001	0.074	0.93	0.94	0.96	0.93	0.89

2.1.2 构念效度 表 3 是两个问卷的测量模型整体拟合指标,包括 BEQ 最初的 10 个题目的版本和删除第 5 题后的版本。两个问卷,尤其是修改后的 BEQ 量表,具有相当好的拟合指数。

表 4 两个量表的描述统计结果、信度系数和相关系数表

项目	积极情绪表达	消极情绪表达	重新评估	压抑
平均数	3.57	2.99	3.52	2.45
标准差	0.89	0.81	0.85	0.87
α 信度系数	0.66	0.68	0.82	0.70
重测信度	0.69	0.77	0.84	0.81
r1	0.57***	1.00	-0.07	-0.54***
r2	0.17*	-0.07	1.00	0.02
r3	-0.30***	-0.54***	0.02	1.00

注:*P<0.05,**P<0.01,***P<0.001;r1 与消极情绪表达的相关,r2 与重新评估的相关,r3 与压抑的相关。

2.1.3 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 由于情绪表达问卷的两个维度都是关于情绪表达方面的,只是表达的内容有所不同,因此两个维度间具有中度相关,可以作为维度的聚合效度的佐证。但是情绪调节问卷中两个维度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调节方式,因此两者之间没有相关,可以作为对压抑量表的区分效度的

一个证明,同时,压抑与两个情绪表达维度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结果见表 4。

2.1.4 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重测信度的间隔时间为两周。表 4 表明,两个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由于每个维度的题目都很少,故此,虽然信度系数在 0.66-0.84 之间。

2.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 5 是暴力犯和正常中学生分别在两个量表的各个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可见在平均数上暴力犯和正常学生之间有一定的区别。

表 5 各维度的描述统计表($\bar{x}\pm s$)

	暴力犯			普通学生		
	男 (n=136)	女 (n=30)	t(P)	男 (n=75)	女 (n=105)	t(P)
认知重评	3.0±0.8	3.5±0.7	-3.0(0.003)	3.5±0.9	3.5±0.8	0.4(0.7)
压抑	2.7±0.8	2.7±1.0	-0.1(0.9)	2.8±0.8	2.2±0.7	4.6(<0.001)
积极表达	3.3±0.9	3.2±1.0	0.6(0.6)	3.4±1.0	3.7±0.8	-1.5(0.1)
消极表达	3.2±0.7	3.1±0.9	0.4(0.7)	2.8±0.8	3.1±0.8	-2.5(0.01)

2.3 回归分析结果

控制攻击性强度,以是否暴力犯的二分变量为结果变量进行 Logistic 层次回归。暴力犯赋值为 0,正常中学生赋值为 1。结果见表 6。可见在控制攻击性之后,情绪调节仍然对是否暴力犯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表 6 Logistic 层次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表 (n=346)

层次	变 量	方程一	方程二
第一层:攻击性	身体攻击	0.11	0.08
	口头攻击	-0.78***	-0.98***
	愤怒	-0.36	-0.43
第二层:情绪调节方式	敌 意	-0.12	-0.02
	积极表达	—	0.71***
	消极表达	—	-0.34
	认知重评	—	0.59***
	压 抑	—	-0.50**
R ²		0.17	0.33

注:**P<0.01,***P<0.001

2.4 多元方差分析(MAVOVA)结果

通过复方差分析考察性别和暴力犯和普通中学生这个组别的情绪调节方式的差异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暴力犯和普通中学生的情绪调节方式差异显著($F_{(4,338)}=8.59, P<0.001$),男女生之间的情绪调节方式显著($F_{(4,338)}=3.28, P=0.01$),两者交互作用显著($F_{(4,338)}=3.43, P=0.01$)。具体而言,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方式上,性别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_{(1,341)}=6.07, P=0.009$),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女生中,暴力犯和正常学生间的差异不显著($F_{(1,341)}=0.06, P=0.81$),在男生中,正常学生比暴力犯更多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方式($F_{(1,341)}=21.76, P<0.001$);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上,性别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_{(1,341)}=8.21, P=0.004$),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女生中,暴力犯显著的更多使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F_{(1,341)}=8.00, P=0.005$),在男生中,两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F_{(1,341)}=0.91, P=0.34$);在积极表达方式上,交互作用不显著($F_{(1,341)}=1.84, P=0.18$),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_{(1,341)}=0.23, P=0.64$),正常中学生比暴力犯更多使用积极表达的方式($F_{(1,341)}=7.26, P=0.007$);在消极表达方式上,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_{(1,341)}=3.33, P=0.07$),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女生中,暴力犯和正常中学生之间差异不显著($F_{(1,341)}=0.10, P=0.92$),在男生中,暴力犯显著的比正常中学生更多使用消极表达的方式($F_{(1,341)}=11.15, P=0.001$)。

3 讨 论

3.1 情绪表达问卷和情绪调节问卷的测量学分析

在本研究中,以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的分析方

式,对项目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分析,项目信度与 Gross 的研究结果类似^[7,9]。项目区分度的分析结果是 Gross 所没有涉及的,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Gross 对这两个的理论构想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各维度间具有较明确的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证明情绪表达问卷和情绪调节问卷所测量的这几个维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本研究中是可用的。

3.2 情绪调节方式对是否暴力犯的预测力

结合描述统计结果和 Logistic 层次回归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攻击性的差异后,除了消极表达外,情绪调节和情绪表达依旧能显著预测是否是暴力犯,而且与攻击性之间的预测作用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从回归系数发现暴力犯更少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方式,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8]。研究发现:认知重评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能从内部体验、生理反应、行为表现等方面促进个体降低消极情绪,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发现虽然暴力犯并没有显著使用更多的消极表达方式,但是暴力犯更少使用积极表达。这支持了暴力犯更多使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的结果,并且表明暴力犯主要压抑的是积极情绪的表达,而对于消极情绪的表达并没有特别的进行压抑。过往研究^[4,9]认为压抑通过减少个体消极情绪的反应来调节作用,因此不能降低个体的生理反应,反而更容易导致后来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不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本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该结论,即压抑确实不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但是作用方式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3 情绪调节方式和性别的交互作用

由于暴力犯的男女数量差异较大,所以在进行交互作用分析时,采用了复方差分析和严格的检验方式。同时结合描述统计结果,发现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情绪调节和情绪表达对他们是否成为暴力犯的作用方式不一样。对于男生而言,是否使用认知重评和消极表达对他们有更好的预测作用,而女生中,压抑和积极表达的作用可能更重要。具体而言,男性青少年暴力犯更少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方式,更多进行消极情绪表达;女性青少年暴力犯更多使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更少的积极表达(虽然检验没有达到显著,但是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具有该趋势)。可能表明:无论是消极情绪还是积极情绪,男生比女生更多的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是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即女生也很压抑自己的情绪时,尤其是压抑积极情绪的表达时,女生可能更容易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而男生如果过多的表达消极情绪,同样可能

对男生造成不好的影响。这可能与正常条件下,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而言,女性都比男性更敏感,反应更强烈有关^[12],但是具体原因,还需将来的进一步研究进行探讨。而认知重评这种相对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女生和正常男学生都使用较多,男暴力犯却会更少使用。

参 考 文 献

- 1 李慧民,王莉,王黎. 犯罪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与个性特征的相关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2, 10(4): 311-312
- 2 Anderson CA, Bushman BJ.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53: 27- 51
- 3 Bushman BJ, Anderson CA. Is it time to pull the plug on the hostile versus instrumental aggression dichotomy?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1):273- 279
- 4 Anne MC. Girls, agg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05, 75(2): 334- 339
- 5 Gross JJ, John O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2): 348- 362
- 6 Degnan AK. Developmental profiles of aggression across

- early childhood: Contributions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aternal behavio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2006, 104: 125- 129
- 7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Psychophysiology, 2002, 39: 281- 291
- 8 Iris BM, Catharine E, Frank H, James J. Gross.. How to Bite Your Tongue without Blowing Your Top: Implicit Evalu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Predicts Affective Responding to Anger Provo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6, 5: 1- 14
- 9 Gross JJ, John OP. Revealing feelings: facet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in self-reports, peer rating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2(2): 435- 448
- 10 张东宁,王有智. IAT 测验对攻击性内隐社会认知的应用研究. 心理学探新, 2005, 25(4): 74- 77
- 11 Hau KT, Marsh HW. The use of item parcel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non-normal data and small sample sizes.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Psychology, 2004, 57: 327- 351
- 12 蚁金瑶,刘明矾,等.情绪图片应答的性别差异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6): 583- 585

(收稿日期:2007- 03- 30)

(上接第 551 页)

表明强迫症并不存在执行功能损害,只是其临床症状对其执行功能有影响。

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强迫症亚型是异质性的^[10,11]。为纯化样本,本研究将强迫症分为难治性强迫症和非难治性强迫症。研究结果显示:难治性强迫症的长时记忆较非难治性强迫症差,而两组其它记忆因子分及记商、数字划销测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虽然强迫症认知功能显著性较正常人差^[12],但难治性强迫症与非难治性强迫症认知功能并无显著性差异。推测强迫症的认知功能障碍是强迫症的原发症状。

参 考 文 献

- 1 Hollander E, Bienstock CA, Koran LM, et al. Refractory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state-of-the-art treatment. J Clin Psychiatry, 2002, 63(16): 20- 29
- 2 龚耀先,等. 修订韦氏记忆量表手册. 长沙:湖南医科大学, 1989. 1- 59
- 3 杨德森,主编. 精神医学丛书第一卷. 精神医学基础.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1. 364
- 4 Heaton RK.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manual. Florid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Inc.Odessa, 1981. 39- 52
- 5 Savage CR, Baer L, Keuthen NJ, et al. Organizational strate-

- gies mediate nonverbal memory impairment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iol Psychiatry, 1999, 45(7): 905- 916
- 6 Clayton IC, Richards JC, Edwards CJ. Selective atten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J Abnorm Psychol, 1999, 108(1): 171- 175
- 7 Okasha A, Rafaat M, Mahallawy N, et al.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0, 101(4): 281- 285
- 8 Aycicegi A, Dinn WM, Harris CL, et al.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effects of comorbid conditions on task performance. Eur Psychiatry, 2003, 18(5): 241- 248
- 9 Rossion B, Gauthier I, Tarr MJ, et al. The N170 occipito-temporal component is delayed and enhanced to inverted faces but not to inverted objects:an electrophysiological account of face-specific processes in the human bra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2, 11(117): 69- 74
- 10 Savage CR, Baer L, Keuthen NJ, et al.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mediate nonverbal memory impairment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iol Psychiatry, 1999, 45(7): 905- 916
- 11 周云飞,张亚林,胡纪泽,等. 强迫症的认知功能障碍与病程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4): 357- 361
- 12 周云飞,张亚林,胡纪泽,等. 强迫症的认知功能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3): 337- 339

(收稿日期:2007- 03- 23)